

國際經濟問題

第一章 世界和平與國民經濟並國際經濟

歐洲戰爭。及於國際政治上之影響至大。以此一事爲導火線。於是支配國家之興亡隆替。惹起民族之離合。搖動政體之基礎。大小各國幾無一不蒙其種種之變動矣。卽從經濟方面觀察。其影響之鉅。比諸政治關係上之變動。究亦未遑多讓。尤以經濟上之打擊。在某期間中。以繼續不斷之故。其影響最爲顯著。現今交戰諸國。正苦於不易恢復經濟的傷痕。若欲完全恢復此次所受之打擊。非數十年或百餘年不能有望。此一般所公認也。蓋交戰諸國。其疲憊旣已太甚。則各該國之生產規模。并其生產數量。必應極力減縮。因而卽在中立諸國。平常對於是等諸國。可以賣却物資。以經營其經濟者。今則卽欲賣却物資。亦當大感困難。其結果亦不得不捲入經濟的疲憊之漩渦。更就以資金通融於各交戰國之國言之。不僅此時欲收回利息極感困難。卽欲其償還本金。亦頗立於不安之地位。卽如美國。一方對於英國以外之歐洲大陸諸國。如欲收回所有之債權。當出以如何方針。固已一籌莫展。

即一方在英國。以對於其他歐洲大陸諸國所有之債權。一時既無收回之望。則欲對於美國履行所負之債務。以維持本國之信用。亦實有志未逮。故僅就此一事言之。則其苦惱兩國之財政者至鉅。實爲極著明之事實也。

抑歐洲戰爭之影響。其及於經濟社會者。真如水銀瀉地。無孔不入。然此次之戰爭。何以有此深刻之影響。則以交戰諸國。因戰爭所負擔之費用。即以直接戰費計之。已達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億三千三百六十三萬七千弗之鉅額。再加以間接戰費。如人命之死傷財產之損害生產業之停止等等。殆有不能以數量計算者。即約略舉之。大概亦在一千五百一十六億一千二百五十五萬二千弗左右。且直接戰費之財源。若專賴租稅以爲調達。是以戰爭所費用者。專加諸當時之國民所負擔。此徵諸國費分配之原則。不僅最爲公正。且既用此法。則戰時所負擔者固然極重。然在其反面。却不至以其負擔遺累後人。且國民亦因負擔重稅之故。一方即不得不節約其生活上之冗費。一方又不得不勉謀多所獲得以供增稅之賦課。同時並謀其有生出支付餘力之作用。反之若以公債爲財源。則難望有此效果。在十九世紀前半。有所謂工資基金說者。大致當發行公債時。必將其可作爲工資基金者。即流動資本之一部。吸收而去。是不啻以戰時財源之調達。而舉其一切所負擔者。普及於勞動者耳。然其進一步者。則又謂戰時財源。當專賴於租稅收入。在英國實倡始於賈瑪斯而穆勒則極力贊成之。其後。則此種學說。最惹世人之注目。夫在不認有工資基金說之今日。賈瑪斯之說。固已無一顧之價值。然據余之所確信者。若基於他之見地言之。則舉戰時之財源。專依賴租稅調達。似不如依賴公債者。尤爲公平且又有利也。

惟在戰時。國家對於國民所要求者至大。即人民最貴重之生命。尚且以兵役之形式強要索之。而又因軍需

品之製造。有須迅速與豐富之必要。亦不惜打破勞動組合所承認之成規。而延長其勞動時間。以制限平常所給與勞動者之利益特典者。亦不一而足。故即對於一般國民。爲急謀調達軍事費之財源計。竟不惜舉其大部分強行加稅。而各國亦無一不忍其所不能忍。皆有所不得已也。不過因其加徵過急。則影響政治上之結果。亦有不得不變方兼顧。於是各國乃不約而同。皆一轉其方針。而以發行公債。爲惟一之便宜手段。而於此中力求軍事費財源之豐富。其結果致令戰後各國之財政。無一不呈公債如山之狀態。僅就付息一層言之。即足以壓迫財政。加國民以莫大之痛苦。亦其必然之結果也。夫以發行公債。充作戰時財源。是不啻向將來之國民課以負擔。現在之戰費也。惟發行公債時。雖具有以現在軍事費之負擔。延長至若干年以後之作用。而在當面之關係。則仍不能不就當時國民所有之資力。以求其應募公債之財源也。國民果以何物充作應募之資力。不待言。即爲其儲蓄金。如能以其儲蓄金之一部充當應募公債之用。再以其他之一部。亦與和平時代無異。仍得對於各方面之企業。供作放資。是即有軍事公債發行。亦使金融市場。資本市場。不受若何打擊。且公債本爲安全的放資物。既以此從新供給市場。則與國民愈加接近。多少或更可以獎勵國民之儲蓄心。使國民不感若何痛苦。乃當此大規模之戰爭爆發以後。每次發行公債。皆爲數極鉅。若僅以國民每年所有之儲蓄金一部作爲應募之資力。即足以制限公債之發行額。而有不易如願相償者。於是發行額必常超過應募力之部分。此時國家既爲欲新使國民具有儲蓄應募公債所要之資金所刺激。第一步。乃不得不對於公債。給以高率之利息。若公債之發行額。竟超過國民之儲蓄額。則欲望其如數應募。尤爲至難。乃交戰諸國。既以如彼之鉅額軍事費財源。大部分依賴公債。而當發行公債時。並

不必激勵國民。要其從新儲蓄。又不給與以高率之利息者。抑又何故。是或財政上另有一種幻術乎。而抑知不盡然。蓋在幫助公債之發行者。全在有通貨之增發。一方。既給與公債之應募者。得有應募之實力。一方。又使銀行得交付國民以帳簿上之信用。此固伊古以來。所認為一定之原則者。其方法。即由中央銀行。增發銀行券以承受公債。更以此增發之銀行券。出以特殊的形式。使變為發行的通貨。（例如英國之政府紙幣。德國之放款金庫證券。）使入於市中諸銀行之手。而為其放款準備金。既使此放款準備金。有更形豐富之關係。於是對於各自之往來主顧。即有給以信用之餘地。而以公債擔保通融資金者。由此得以盛行。是即政府與金融機關互相協力。得使公債容易發行之政策也。本來金融機關中之市中各銀行。無論何國。均對於政權而立於獨立地位者。因而政府亦不能以一片之意思。隨其所欲。而使彼等對其往來主顧。敢於膨漲其信用也。然此亦不過表面上之事實則然耳。夫既有政府紙幣。銀行券之增發。因而使市中各銀行之放款準備金豐富。則各銀行亦自與平時無異。仍在一個金融市場中。互相競爭。勢即不得不各向其往來主顧。以膨漲其信用。此政府所由得以隨心所欲。而使市中各銀行。敢於從事信用之膨漲也。

如此則交戰諸國政府。其所以使人民容易應募公債者。全在有此停止兌現之銀行券。流通市面。一方。復以此銀行券。為增發兌現之政府紙幣之方針耳。然其必然之結果。即當破壞通貨制度。惹起通貨價值低落。使國民生活。發生極大之動搖。此即通貨膨漲之事實。羣起於各國。而並實現於多數國家之間者也。惟所云通貨者。其中固不止現金通貨。即信用通貨。亦當然包括在內。若一國在純粹的金幣本位制之下。運用其兌換制度。則所謂通

貨澎漲者。有時雖亦起於某場合。然皆不過一時之現象。往往有依自然之調節。而隨時即歸消滅者。即取戰前英國之實例觀之。如英國之英蘭銀行增發銀行券。各銀行亦即以之充作兌款準備金。而澎漲其信用。由是物價。亦即隨之騰貴。物價既騰貴。則輸入必愈盛。輸出必漸衰。外國匯兌市價。必漸趨於不利。自然使外國羣向英國索兌金幣。一方內國人民。因國內物價之騰貴。自起工資支付額之增加。比較以前必使用多數之現金以爲交易。又必以多數之貨幣留存手邊。故即就國內言之。亦不免有索兌金幣者。內外兩方面既羣起而來索兌金幣。自然減少英蘭銀行之準備金。且使該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。或變賣其所保有之國債證券。或依據其他方法。使此提高之利率得以有效。夫所謂提高利率云者。其爲制限資金之通融額。自不待言。若於此點不克奏效。亦必待至確有效果。即其所以保護英蘭銀行準備金之安全者。有一日未達目的。依然當接續提高其利率也。此種利率。在平時。必恆依信用之澎漲。以應各主顧之要求。且對於各主顧。不問其爲政府。爲民間之銀行。或事業家。必以某點爲限。乃在戰時尤以歐洲大戰之際。對於利息之高率。早已全然置之不顧。因而即令提高利率。亦不足以制限信用之澎漲。且有因通貨澎漲。惹起物價騰貴之趨勢。更以此可爲通貨或信用者。促起其澎漲不止。如戰爭中現於美國之事實。在異常有利的國際貸借之下。恆以鉅額之正貨。吸收於國內。於是國中所澎漲之銀行券或信用。亦僅以其近於同額之現貨爲基礎。故於銀行制度與貨幣制度之上。並不發生何等不利之影響。然在歐洲諸國。當戰爭爆發之初。既不免有現金流出外國之傾向。其後則凡所以爲銀行券與信用澎漲之基礎者。乃不得不在現貨以外別求其他之便法。於是銀行券與信用。遂脫離現貨之現在額。別誘致許多澎漲之趨勢矣。

通貨膨漲——即所謂 inflation。其爲害最著者。則物價騰貴也。夫物價平準點增高之事實。既一度完全

確立。則凡物品之代價與工資。及所有契約上之支付。必當依據最新之平準點。不僅計算與交易上。當以較大之金額爲標準。且欲免除授受重量貨幣之不便。比較在平準點稍低之時。亦當無何等差異。惟此時有當成爲問題者。即物價平準點如接續騰貴時。在各種物資與勤勞之價格。欲適合最新標準。既不免有遲速之差。則其間即不得不發生利害紛更之關係。即就債權債務關係言之。當通貨膨漲時。債務者恆立於有利地位。債權者常陷於不利地位。此固一般所承認者。但此種予奪關係。全不基於正當理由。又未有相當豫告。其有害於債權債務關係之圓滑自不待言。而且不得不挫折信用交易。即各種物品與勤勞之價格。每值通貨膨漲。其騰貴自屬當然。然其騰貴之程度與速力之緩急。則恆因物品與勤勞而有差異。在一般原則上。卸賣市價每早於小賣市價。小賣市價又早於工資。此亦世人所公認者。在此遲速不一之間。卸賣市價騰貴。而小賣市價不能隨之。小賣市價騰貴。而工資之增加不能隨之。則社會各方面。即不免惹起極大之不滿。法國之俗語有云。「與紙幣之印刷相連而來者。即斷頭臺也。」此固不能謂之偶然。即余前年遊歷中國時。目擊其貨幣流通狀態之紊亂。其國人多有利用銀幣與銅圓。以與紙幣買賣交換。而貪得若干之差益者。一方面則因紙幣之流行而蕩其家產者所在有之。夫國家而不確立貨幣制度。又不保障各種貨幣之同價流通。使國民專勞心於貨幣之交換以罔市利。即令能以某種類之職業授與國民。亦爲國家對於國民之罪惡。如以國民此種勞力。用之於其他生產方面。則其有利於中國者又將何如。此固余當日有感而發之言也。乃曾幾何時。而戰後之歐洲諸國國民。竟因不換紙幣之價值低落。且至高低無定。

使其狂奔於外國匯兌之買賣。以冀收得投機的利益者。竟與中國人無稍異也。噫。

通貨既膨漲。其價值必隨之而低落。此固歐洲各國所最感痛苦者。故此次日內瓦會議。在經濟財政委員會決議中。關於通貨之項。其決議即如下。

一、有速謀通貨價值之安定之必要。

二、因此必使各國之發行紙幣銀行。當脫離政治的壓迫而獨立。

三、惟有金幣本位制。在理論上及實際上有採用之可能。

四、國家如以補助歲計之不足爲目的。而設定無準備之制令的通貨及信用時。則通貨之安定終歸無望。故就此諸點徵之。則歐洲諸國。近年如何苦惱於通貨價值之不安定。及其如何困於對此政策之實行。已不難略得梗概。總之自有通貨制度破壞以來。實歐戰中所加各國以最大之損害者。而此損害且不僅戰時爲然。即經過戰後數年以至今日。猶且有加而無已也。

財政與金融。其被制限固如彼矣。今即離開此方面之問題。再就國家經濟全體。一考其所受戰爭之影響。則（一）資本與勞動。俱自生產業中奪去。以用之於不生產或破壞生產。其結果即減少富之生產。（二）束縛國際間之交易並交通之自由。使國民踣踣於國內經濟之狹隘的領域之下。即至戰後。其對外企業與對外放資。亦比較戰前。常居於不利益之地位。（三）因有戰時國際間經濟的交通之不自由。自然使一國之經濟生活。漸傾向於國內自給主義。即明知在本國。有生產條件之不利。亦不得不以本國之資本。投入此種事業。（四）即在今

日。因戰後與外國有交通之恢復。而此代用的事業。受有外國之競爭。於存立上極感困難。亦不得不藉關稅及其他保護手段。而使此生產條件不利之事業。得以存續於一國之內。(五)戰時起於經濟社會之不公平之富之分配。尤其爲一部階級間所行之富之不公平之領有。實足以獎勵社會不健全之消費。卽由戰後以至今日。尙不能杜絕此種流弊。由以上諸點觀之。則伴隨戰爭而起之經濟的害惡。在今日無論何人。皆不能不承認者。卽就我日本之暴富者與其反動。廣從國際間之見地考之。可知此卽流行於諸國間之事實之一例矣。

或者有假想戰爭之經濟的利益。而從經濟上之見地。以辯護戰爭之有益者。從來所主張者。謂(一)戰爭可使國民尊重統一的精神也。(二)有在外國擴張領土之方便也。(三)因收受賠款。得以補償戰費。更因此以奪取其以上之資源也。凡此皆德國經濟學者所主張也。然此不過一部之好戰論者。對於戰爭一事。強在經濟的承認之目的下。穿鑿傳會之詭辯與曲論而已。若自經濟學與經濟政策之見地言之。實全然無一顧之價值。而當毫不躊躇加以排斥者。夫謂戰爭可使國民尊重統一的精神者。其所爲統一之具。不過其長上挾其權力以臨下僚之關係始發生耳。其間。全係以兵法部勒。又加以強制不許活動之事實。則此種統一。實不無有傷個人創造力之嫌。且此種強迫一旦解除。則所謂統一者。便已解體。至謂因戰爭而戰勝國得以擴張領土。並使其國得有經濟的利益者。此雖事所恆有。然此種利益。不僅依據同時所加於割讓領土之戰敗國之損害必至相抵。須知從來國際間因有領土之與奪。其結果或誘致軍國主義。或助成經濟的帝國主義。往往戟刺國際間之猜忌、嫉妬、復仇諸觀念。故由種種方面觀之。其於維持國際間之和平。實屬大有妨礙。而爲不能否定之事實。卽賠款之授受。亦爲

經濟的損害之最著者。在收受賠款之國。固受有唾手而得之利益。然同時必增長國內之投機熱。使國民於不知不覺間。習慣於奢侈與浪費。欲斷定其爲功爲罪已不可能。而且減損支付賠款國之購買能力。使收受賠款國對於支付賠款國之輸出貿易日就衰頹。則在收受賠款之國。究有幾何利益。實使吾人苦於判斷。即今日苦於支付賠款之德國。既不能以物資供給外國。諸外國亦不能獲得所需要之物資。彼此皆苦。有冤難訴。此徵諸聯合諸國間之發生賠款減輕論。終至贊成杜威斯案之實行者。即可以了解其一斑也。

最後則爲戰爭之經濟的患害。在吾人所欲指摘者。即於經濟社會。惹起毫無意義之波瀾也。蓋今日之戰爭。可全據最近之歐洲戰爭。得以點水不漏證明之。其對於軍事費之財源之大部分。全仰給於募集公債。使戰爭當時之國民。不覺受有何等痛苦。又不增加鉅大負擔。政府惟以募集公債。舉所收得之資金。對於國內之物資與勤勞爲不時之需要。而使物價與工資。來顯著之騰貴。經濟社會。突現繁榮。然而其繁榮。實不過一時之泡影。因戰爭之終熄。則物資勤勞等之需要亦隨之而消滅。於是釀成極大之反動。不得不與曩以人爲的誘致之繁榮成爲一反比例。而誘致非常之壞市面。此戰後歐美諸國及日本之經濟社會。正陷於此狀態中也。事勢至此。則諸國在戰爭當時所收之利益。與戰時所蒙之損害。果孰爲大。實使吾人不得不苦於判斷者。故就戰爭一事言之。此次之戰爭。其最明瞭予吾人以印象者。即因戰爭而使經濟社會惹起絕大之波瀾。又以傷痕貽諸日後。並擾亂社會現有之諸種關係。皆其不公正之最甚者。

故由以上各種情形觀之。即單就今日經濟上之見地而言。已有使尊重世界和平之思想不能不應運而生

者。然所謂和平思想。和平運動。並不始於今日。英國於一八一六年。早於倫敦組織有和平協會。即據基督教主義。而欲於世界確保永久的一般。的和平以發表其信條者。至今尙接續有其行動也。其他諸國。亦各設有同一種類之團體。向同一之目的進行。更有成爲公的性質者。則俄國皇帝於一八九九年。荷蘭女皇於一九〇七年。各召集和平會議。皆其最有名者。尤以俄皇之本可目爲軍國主義之權化者。忽然召集弭兵會。最爲聳動世界之視聽。在此兩種會議中。雖以維持世界和平爲目的。且有種種條約成立。然所謂和平運動者。究到如何程度。有可認爲實際的效果。簡截言之。可謂絕無。且一面雖有和平運動之流行。一面則歐洲諸國。反於所謂武裝的和平之下。互整武備。且設有假想之敵國。而彼此各不相讓。又欲在可以凌駕之之程度。維持或擴張其軍備。一旦發見對手國有隙可乘。卽訴諸武力。加以壓迫。以謀伸張本國之權力。又以擴張軍備之費用。或因維持軍備。而謀獲得賠款以爲其及於經濟上之負擔。遂以其軍備利用於經濟上。再謀其商品市場之擴張。放資範圍之保護。領土之獲得等。則在所謂經濟的帝國主義之下。單以經濟上之關係而言。一國與他國互相拮抗。已有箭在弦上。不得不發。非使戰爭開始不止者。皆其事實之顯然者也。本來經濟係以生產爲目的。戰爭則以破壞爲手段。自始卽不相容。且不能於此外別求一事以爲比類者。故所謂經濟的帝國主義。既爲全賴軍備全賴戰爭以破壞富之生產。尙欲謀經濟之發展者。其間之顯有偏私邪曲之潛伏。夫何待言。

惟就所謂偏私所謂邪曲者。律之以從來國際經濟之關係。其潛伏者。實存在於世界全體。或以可供世界全體之用之富。在某被限制者之間利用之。若在某被限制者益益豐富之事實言之。尤爲其偏私邪曲之最大者。卽

就所謂經濟的帝國主義言之。究係如何以此主義適用於未開國。其間恆有種種現象。其最著者。即資本供給豐富。往往以其資本供給未開國。其供給之方法。則使本國資本家在未開國。發起可資開發富源之企業。於是本國國民與資本。即隨其企業之進行。以集中於未開國之某地點。其地點若爲便於海上交通之場所。則更派遣軍艦。其場所如爲陸上之內地。則更駐紮軍隊。在此武力壓迫之下。以助長其經濟發展。再以其產出之富源。勉力蒐集於本國。或獨占之。以助本國工業之發展。更有自始即限於本國有用或有急切需要之富源開發之一方。又依未開國之富源開發。以增加未開國國民之購買能力。更向彼等賣却本國物資。且有專使未開國對於本國物資成爲獨占的市場者。是即諸國多年奉爲有力的經濟政策之基調。而可視爲經濟的帝國主義之一斑者也。

在右種狀態之下。凡由經濟的帝國主義發展而來之結果。究屬如何。英德兩國之經濟的爭霸。久已成爲問題。無論在阿非利加、南亞美利加、中央亞細亞、遠東。兩國互急於擴張勢力。而孜孜惟恐不及。使可目爲世界未開地者。果其茫無涯際。尙可以和緩兩國之衝突。無如一方領土有限。一方經濟的慾望無窮。兩者對於各自之利害終不免於衝突。兩方既各抱有欲打倒一方之目的。則其結果。終必訴之武力。自爲不得已之趨勢。故以此次歐戰之原因。求之於經濟方面。勢不得不以英德兩國之經濟的帝國主義首屈一指。尤以德國自帝國成立以來。先忙殺於內治之發展。及欲向外實行其領土擴張政策。爲時已嫌過遲。故在其一經醒悟之時。凡世界重要新領土。非屬於英國之殖民地。即屬其權力範圍。德國如欲滿足其領土慾。自不得不以侵害英國既得之權利。爲其最大之捷徑。故兩國之針鋒相對。必出於戰爭者。實自然之勢也。然在戰爭終熄之今日。一方之對手即可稱爲戰勝

國之英國。固已達到開戰之目的。承德國既倒之後。本可以於世界橫行闊步。以求其經濟的威力之發展者。而不料眼前又發現可代德國之大敵。復有一美國也。假令即無此敵手。而以經過數年戰爭之疲憊的國力。欲達到戰前所懷抱之志願。恐在戰爭始畢後之英國。亦終屬無望而已。

由以上情形觀之。歐洲戰爭告一段落之後。交戰諸國間不必論。即目覩戰況之中立諸國間。從經濟上之見地而言。其必有和平論之湧起。自屬當然之結果。而所以促進其實現者。則國民之非戰的感情也。歐美諸國。近年雖迭有南非戰爭美西戰爭巴爾幹戰爭等。一局部之小規模戰爭。其範圍究屬有限。並無較大之影響。及於國民生活之上。故所謂戰爭者。究於人生有何悲慘。現代之歐美國民。尙未有若何體驗。或者在彼等之想像中。方且以爲因戰爭而發生之悲慘。亦不過如此而止。故其架空的從事於和平運動。並非真具有一腔熱心。不過閑散階級諸人。徒藉此作爲一種消閒事業之滑稽劇耳。及至今日。則情形決不如此。歐美諸國國民。既盡因歐洲戰爭而親受鐵火之洗禮。或則身受致命的傷害。或則與其最愛之近親死別。其幸而生存者。或則不具。或成廢疾。目擊此等子弟之還鄉。無一不使人爲之酸鼻。即至戰後之今日。痛定思痛。猶使人難脫當時之憂愁。故戟刺彼等之感情。疑而爲非戰論。化而爲和平論。自爲事勢所不能免。此今日諸國對於和平論之所由日盛者。全爲此等民衆之勢力所支配。有不可等閑視之者也。

吾人在今日。既知國際間尊重和平之思想必然發生。爲不可免之事實。故以苛待弱者爲事之國權擴張論者。除祇知有戰爭不知其他之職業的軍人之一團以外。其他殆無有忍心立於和平思想之圈外者。然一考其實

際。則所謂和平運動者。究達於何種狀態。又向何種方面進展。吾人於其間。乃不覺大失所望。自歐洲戰爭終熄以來。國際間已開有許多會議。如國際聯盟會議、華盛頓及其他國際勞動會議、不魯捨拉國際財政會議、華盛頓會議、日內瓦會議等。皆其極重要者。在國際聯盟會議中。所規定之原則。即欲以武力以外之方法。解決國際間之爭議者。即其常設的會議。亦孜孜孜孜。可以維持和平之手段。華盛頓會議時。海軍國則協定制限其海軍力。其他會議。亦各有某種決議公表。如以是種決議。比較完全未有和平運動時。或能有資於和平之維持。亦未可知。然欲徹底的具有真實維持世界和平之精神。使其充分得貫徹於國際間。則至今日。尚未見有可解決此問題者。吾人試就世界和平之徹底點。以指摘諸國之未能貫徹之諸點略舉如下。

第一、列國之海軍。既依華盛頓會議之決議而縮小。接續又規定有所謂海軍休日者。列國亦皆遵守勿渝。以此推之。則陸軍亦當縮小也必矣。夫自經濟上之關係言之。海軍之爲物。其取國民之勤勞收用於軍事上。及其束縛之之分量並不算大。反之。若在陸軍。則每年必徵募數十萬之壯丁。驅其可用於生產上之勤勞。使就不生產之用途。若整理之加以縮小。即可以極大分量之勤勞。從軍事上之束縛加以解放。更進而舉其所需要之資本。亦得同時解放。此自經濟上之見地言之。確爲尊重和平維持和平之手段也。夫軍備既當縮小。則其所縮小者。不僅當以維持國內治安所必要者爲限度。即再進一步。將軍備完全撤廢。亦非絕不可行。乃既將軍備中之某種依然留存。則將來仍是有觸即發。難保無實際試用之機會。因而戰爭之禍機。在今日尙不能不謂爲依然潛伏也。當此次大戰時。據英美兩國之所實驗。已深知平時所以訓練國民者如何。一旦有事。即欲急速募得多數之兵員。亦並

非架空之希望。因而即令撤廢陸軍。亦不能絕對與戰爭之不可免視同一律。惟一國若有職業的軍人存在。無形中令其成爲一閥。則必於其閥內。急謀出身。且又因其可養成特殊之風氣。故諸國往往於其好戰的風氣之下。盛倡軍備之必要。且又以此極盛之軍備。爲供諸實用之有力的原因。此軍閥與好戰的風氣。其關係之密接。實爲不可爭之事實也。然在軍備撤廢之後。國家仍須以護國之任務使國民負之。且因欲全此任務。又必施以軍事上相當之訓練。此亦吾人所贊同者。惟吾人所極端反對者。則以設置有職業的軍人之集團。以養成好戰的風氣爲不可耳。乃今日列國之中。就其抱有和平主義者觀之。尙擁有超越保護國家所必要之程度以上之陸軍者。比比皆是。此則吾人所極驚異。而不得不認爲其和平主義之不澈底。要以此爲其最大之癥結也。

第二、列國既以和平主義爲理想。且始終望其實現。則必於經濟政策上。發生極大之變化而後可。何則。從來國際間所以規律其經濟政策之一種思想者。有所謂國際共通主義。在此主義之下者。雖有國家之形。卻不能顯立自他之別一方。須解放本國之全部以容納他國之國民。資本、商品、船舶。而不設何等制限。同時亦使他國容納本國之國民。資本、商品、船舶。不設何等制限。若能如此主張以擴張國際間分業之理法。則無論個人間。國內間。皆可適用分業之理法。以增高人民之能率。亦即所以增殖生產。於是國際間亦遂無不可以適用同一之理法之理。乃從今日之實際觀之。欲求一實行此國際共通主義之經濟政策。列國中殆不見有此一國。或且超過某程度。而就上記諸條件。欲謀一國與他國之交涉頻繁。必常對之加以制限。其制限之理由。雖有種種關係可以說明。其中之一。最爲吾人所不滿者。即藉口於準備戰爭之議論也。彼蓋謂一國在國際間。若擴充分業之理法。使密接其

貿易及其他關係。以取在自他之間。有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之方針。在平時固不發生何等障礙。倘一旦戰爭開始。國交斷絕之際。究應發生如何之結果。實有不可不顧慮者。如此國在平時常以原料品依賴外國供給。或其食料品亦須求之於外國者。則於產業維持上。以及國民生活上。即不得不受絕大之擾亂。夫既有此種危險存在。則對於戰爭之準備。必以某程度爲限。預謀國內自給之方針。並以統一經濟生活之國家爲單位。而制限國民之經濟生活。皆有所不得已者。凡此皆自亞當斯密。一方鼓吹貿易自由之利益。他方又高唱『國防比繁榮尤爲重要』之原則以來。於是因欲完備國防。遂不得不以經濟上之繁榮供其犧牲。而終致有辯護其固陋偏頗之航海條例之結果也。

此外如國際間之金融。國際間之交通運輸。亦有謂其到某程度。尙許其自由行之。則自外國受有資本供給之國。一至戰時。即難保不被人強迫索回資金。其依賴外國之海運業。以行其物資之輸送之國。即須預防其船舶之遠引。使物資不至頓絕。以故在平時。即當計畫船舶與資本之國內自給。縱條件任何一不利。亦必勉強忍耐。以希望達其目的。是亦豫料前途必有戰爭之危險。因而起有此種疑團耳。亞丹斯密既反於一般之信念而承認航海條例。於是在歐戰前。德國殖民大臣鄧不熙亦對於一般經濟上之政策。承認自由主義。獨對於法國資本之流入德國市場者。謂若任其自由。則他日在戰爭勃發之前。若突被其收回。必使德國之金融機關立時停頓。致發生絕大之危險者。遂不惜發表其必要制限法國資本流入之意見。諸國又有欲在自由支配之下以發展其海運業者。亦係基於同一見地而出發之思想也。

故就以上之見地言之。從來諸國所以統一經濟政策者。既不能以國際間之共通爲主旨。且於重要之點。每加以制限。其不能維持和平也固宜。故歐洲戰後唱爲世界和平之維持者。既依據國際間之協約加以保障。而今日之列國又完全信任之。謂必須密接國際間之經濟的關係。自今以後。既無因戰爭而打破和平時代之關係之虞。則列國自應彼此推心置腹。儘其所能以相倚相助。而於其間克舉國際經濟共通之實有必然者。乃反而觀諸列國之所爲或所欲爲者。今日究係向此方針進行與否。究有確立世界和平之效果與否。吾人已不能無疑。按諸實際。且有各向反對之方向進行者。卽多年欲貫徹其自由貿易之英國。或對於戰時新興之產業。加以關稅上之保護。或對於殖民地所供給之貨物。施以特惠關稅。以謀便於輸入。或就匯兌市價。因國內不換紙幣落價之結果。故恆以物資輸出外國爲便。對於由他國輸入物資者。則重課以差別的輸入稅。其所取之方針。既着着對於貿易關係上。制限其應有發展之自然的趨勢。則自然妨礙對於外國之經濟的關係之密接。（參照拙著英國現代之經濟第二章十二）尊重自由主義之英國。尙且如此。其他概可推知。如法國在一九二一年六月。改正關稅率。較之戰前。約增四倍之高率。意大利、比利時、西班牙諸國。由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。亦各加以改正。一九二二年。美國對於現行關稅率。由大總統應其必要。在以五成爲限度之範圍內。有增減之權能。此權能究向如何之方向。以如何之趣意運用之。又使人無從豫測。卽在日本。亦屢次計畫增徵關稅率。今正屬於改正案之審議起草中。（時爲大正十四年九月）總之於國際間既設有關稅之障壁。雖不能謂關稅戰爭一行。卽足以誘導武力戰爭。然此等事實。確與國際和平之存續狀態。大相矛盾。大相抵觸。則爲吾人之所明認而無疑者。以故列國表面上雖